



儀禮疑義卷二十一

聘禮第一冊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華存疑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桃既拚以俟矣

腆心典反物謂也

掃

註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此辭主人者公

曰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而受之

也疏此賓初至之事觀禮四舍注二使腆安此聘賓不臣人之臣故曰不腆稽賓

以拚者少儀曰掃而前曰拚拚者以除之

主人所主曰桃周禮天子廟文武為桃諸

桃曰祖

也言祀者桃尊而

上尊者

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

孰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如禮賜舍節云且

文武為祧者按禮大宗伯守祧職云有

汪云遠廟曰祧又守祧職之掌守先王先公

祧鄭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二名三祧遷主也

禮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于文武之廟奄八人廟有一奄立七廟通姜嫄廟

為八故奄八人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超上去意也

不毀之也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

藏于太祖廟故此名太祖廟為祧也孔君王肅則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高祖之父及祖為二祧非鄭義也

廷華案此太祖廟也謂之祧蓋敢斥言八祖故曰

其藏祧主而謂之祧非太祖可名祧也注言文武為

祧則豈有萬世不祧之祖乎宗廟可謂之祧者若曰

三而可謂之祧則是祧重而文武反輕亦無之

理如以此經為証則此亦不過暫時之體亦非

直以太祖廟為祧廟也疏云天子有文武

其以書仁廟為祧亦悞于禮又按冠注

以外朝注雉門外朝注云鄭謂上鄭謂

在庫非外未有以朝才八門小者

言外月合言之為卜說不自矣

知賓初至自應在外門之外經大

朝非

外朝之制也

賓曰侯間

間如字
劉音閑

訂義註賓之意不欲掩卒主人也曰
為悠遠也

齊側皆
反

戒侯間未敢聞命疏曰既拚之命不改

聞也

大夫帥至于館御致館

訂義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外之所以
安之也疏此言致館之事

昭文張全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疏親禮天子賜舍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

猶賓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求無此云以一卿禮

有束帛致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設親禮不亦致無禮

故也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之云人館亦如之亦是

知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皆有幣與此同

若諸夫遣大夫小聘曰問下云小聘曰問下享有

不及夫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注云託貶于

大聘所以為小也雖不言不致館略之也亦不致也

若諸侯遣卿大夫聘三國有用幣致館無償也故司

儀之臣如為國客致館如之儀如注云如郊勞也

語經堂

不償耳也。入聘說曰前儀

公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之再拜

訂義注官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雖不言入言迎則入可知卿致命亦東而

疑義止卿不俟設殮音孫之畢以不田不帛致故也

帛致之者明為新致非大禮之卿不言答拜合

拜可知但文略耳下宰夫卓服殮不言致則此卿

致館兼致殮矣致館有束帛致殮空以辭致君命而

束帛者按下記云殮不致鄭注不以束帛致帛亦

次饌殮具輕非大禮也者對下聘日致饗鄭云急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禮也若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

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如初之儀鄭注云

不言致殮者君子聘大夫不致食也聘禮殮不致

賓不拜是也其子男之臣致知又案司儀云

致館至于致殮如致積之禮以云俱使大夫禮

同也以此言之致館致殮若別人也但致館與致殮

同時致館者兼致殮無嫌也其五等諸侯致殮則有

幣按司儀云諸侯相于致殮如致積則有幣也

廷華案聘禮致館之類皆言致致者致君命如此經

所云卿之命是也二節江疏前後數百言置君印

禮記卷之五 聘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論經堂

不問所為者特束帛之有無耳曰無禮猶備門上
禮有束帛致曰有禮則稱致曰司儀諸公及諸侯之
臣皆有幣曰小聘不致館曰用幣致館曰不用束帛
非大禮曰致館有束帛致殮空致曰命曰殮不致皆
是此息其因下經宰夫不言致殮蓋謂即致館兼以
不過曲折以明致殮無束帛之意而已愚謂禮
以君命為重何論束帛之有無既知親禮之儀之
尊王使矣烏得尚以無禮為說疏既云有禮則稱致
似經之凡言致者皆有禮者矣一又云致殮空以許
致君命則空辭亦可云致與有禮稱致之說又自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矛盾矣且君命而謂之空辭其視君命不輕甚耶又
下小聘曰問諸說無不致館之則致館可知蓋國
客為聘而來必無不待君命而遂自就館之理也既
直以不致館言之非武斷而可據朱子謂儀禮記
八所作其說不足據審矣如記所云殮不致
其最可疑者蓋殮禮雖輕而九鼎七鼎之殮亦不
少如不以君命致之使者肯安然受之乎若如鄭氏
不以束帛致命說則仍以束帛為重而君命為輕豈
說禮而可出此至疏引司儀君親於館說謂致館為
別人其說是矣又為之說曰致君與致殮同時則亦

宰夫朝服設殮

致無嫌此特曲折以阿注說耳然經明言卿改館州
致命語又緊承致館言烏得以兼致殮混之朱子云
此正是致館注疏以為兼致殮非是是正鄭曾
之悞矣至上君使卿勞勞者又答拜此亦不言答拜
蓋奉印而來故不答也說詳此注乃云答拜可知也

食魚殮皆謂是

疑義疏食不備禮者對饗餼生與腥醢俱有餘物又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多此惟有腥醢而無生餘物又少也詩傳毛詩熟食
曰殮鄭云讀如魚殮之殮則詩與傳殮同是直食
魚與飯為殮彼少牢小禮中不備此而太下中不備
故引証不備也宣六年公專以靈公使膳宰以魚
尸方食魚殮是魚殮事

廷華案注引詩傳特為殮字作証且疏泛不備禮中
分出少牢太牢所謂兩太牢者指此經所謂少牢若
若指饋食禮則與其說不符若指庶盾大夫應少牢
亦與傳說不合要知注意不過引以為殮字之証也

悞以為証不備意欲曲而無當也

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註而審反

訂義註中庭之饌也饌熟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寧

與其陳如陳饗餼羞鼎則倍鼎也疏中庭之饌對下

也九則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膏鮮魚鮮腊七者

脂鼎無鮮魚鮮腊故七如陳饗餼者掌客云諸侯

之陳陪鼎三則下脚醴醕是也以其宴言之則曰

羞以其陳言之則曰倍

疑義注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疏腥之生象春

廷華案象春秋說穿鑿無謂如其說則下踈饗餼二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堂上之饌入西夾六

牢為生物宜在東矣乃在門西則其說如何可通

訂義注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

簋六銅形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銅兩簋六壺

與其陳亦如饗餼疏堂上與二夾所陳六非

先設五六八之內兼有餘饌故鄭言簋銅之等也

必約饗餼者以其陳亦饗餼同故知餘亦同也案

不備礼豆數宜減于饗餼皆約饗餼言

外米禾皆二十車監本作一十據用官宰客車米視生

訂義注五藁寔并也魚廢者也諸侯之禮車米兕五

聘禮 語經堂

牢未視所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
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疏掌客云上公

牢牢十車車米視死牢牢一車大夫生牢不取數焉
者下踈饗饗饗三牢死牢也門外米水皆三十車與
死三牢同不敢取饗二牢生之數故知
義然也門東門西亦約踈饗饗如之

新芻倍禾

注各四十車 廷華案禾十車新芻倍之是各二
十車也注謂各一十車四疑二之

候凡此之陳亦如饗饗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亦皆十車

新芻倍禾

訂義注西鼎七無鮮魚鮮腊疏但言堂則西夾無矣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衆介皆少牢

訂義注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一魚腊新至尚熟堂

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疏賓九上介七衆

又約少牢五鼎此亦少牢故知此鼎也知鼎室有羊
豕魚腊與腸胃者以上介無羊魚鮮腊此又無牛故

豕祭異故玉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二羊豕魚腊腸胃
不數胃也上注不言新至尚熟于以言之者上文定

與上介皆言飪一牢饗饗亦言飪一牢此衆介直言
少牢不言飪饗饗亦直言饗一牢無飪恐衆介前後

皆無飪故特言之新至尚熟對後饗饗直有饗不尚
熟也必知少牢是飪者承上介一牢而此亦飪疏

四豆四鉶云云者以賓與上介降殺以兩故然也

知無簋者以賓簋有二上介與賓同差降則士無簋也

疑義疏知無簋者曲禮歲凶大夫不食梁非歲凶人夫食梁梁大夫當大夫禮多與賓同簋盛稻梁則上上介亦一簋與賓同士非真不合食梁差降亦無簋也

廷華柔無簋說疏說本明乃以曲禮曲為之說不也

厥明訝賓于館訝五據反

訂義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

亦皮弁疏周禮掌訝中士八人之訝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

有訝又掌訝云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凡舉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承君命故知迎賓為君命也亦皮弁者下文君及賓皮弁明知大夫亦皮弁也

訂義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

服入于次者俟辨蒲莧反也次在門外之西以帷為

二

疑義疏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冬服冕服覲禮

云侯氏裨冕此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已

廟不可心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

服諸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尊敬

也皮弁且諸侯視朔服者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

于太廟是也詳司服及士冠禮

乃陳幣

訂義注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

為圭璋賈人執櫝而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注今文無擯

言注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

位相承繼而出也聘義曰介紹以傳命君子于其所

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疑義注主君公也擯者五人侯也擯者四人子男

也擯者三人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是時

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外西面其相去

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

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

賓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

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

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

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

本君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

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

聘禮

禮經堂

个旁加各一步也 疏此擯陳在東國大門外主君之
者送門向南陳為繼而出周禮大行人天子待諸侯
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相待
無文鄭以意解之但天子尊得為擯諸侯尊卑諸侯
卑不敢分辨故據已國大小而為擯數且春秋又有
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又有卿出並聘之事則小國有
朝大國朝法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若相聘問大小皆
得若然待其臣據此文與待君等天子待諸侯之臣
亦宜與君同也又周禮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衆
一見禮番夫為末擯若待子男三人足矣若侯伯少
一待上公少二人皆以士充數少引聘義者註頃
擯介之意也闈西北面者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闈大
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振此謂朝君又云賓入不
中門此謂聘賓云不中門則此闈西北面者若然時
賓入門還依作介入時同亦拂闈也闈東闈外者主
位在東故賓在闈西上擯在闈東以擯位並門東西
面故上擯亦西面向賓也其相公之使者七十步
云云者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是
以步數與介數亦降二等也此旅擯耳者司儀云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間旅擯鄭云旅陳陳擯介不傳辭故鄭此云不傳命
也上注下注皆引聘義介紹傳命者若交擯傳命則
是賓介傳命此旅擯傳命者直之賓來至末介下對
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而則交擯旅擯同唯
傳命不傳辭其異矣是以司儀云及將幣交擯鄭注
亦引聘義介紹而傳命為証以其皆是相連繼于位
也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南此謂
賓直闈西北面主君在門內而面列位時云西北東
南以據賓西北望士介仍向正以陳之矣上擯東
南望承擯事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
東南向邪陳也次序而下者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
送南向北次序而下者賓之介主人之擯或五或四
或三送承擯向南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
云云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
賓使前擯未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人
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者二人
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為來之事還入告于公者賓對
訖上擯入告公乃有命納賓也朝覲傳命者此聘
義文以下論天子諸侯交擯法即擯介相傳賓主之
命也此交擯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親禮天子不下

聘禮

禮記

堂而見諸侯則秋受費冬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
無此交摺之義若春秋受費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
則迎之故大行人曰廟中將幣三享鄭注朝先享不
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寺也是正朝無迎法若然親
禮無迎法此云朝覲彼言覲者親雖無迎法享食則
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
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故連覲也各鄉本受命反面傳
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摺入受
命傳與承摺承摺傳與末摺此是上摺鄉本受反面
傳而下末介向末摺連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
一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
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
前發主君傳而下如此三迴為交摺三辭門容一轍
參个者冬官匠人云天子五門匠人直計應門則轍
庫雉亦同云二轍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
四門容二丈四尺傍加各一步百無正文但人之進
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等各空
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八尺

建華棗周禮大行人所謂五人四人三人者止論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尊卑此摺數多少之準也自鄭舍之則止以主國
尊卑定其數而不辨聘使之尊卑是借大行人之說
而自為武斷也疏謂諸侯自相待無文故鄭以意解
之不知諸侯自相待雖無文而大行人天子待諸侯
之禮何嘗不可為諸侯相待及待聘使之準乃以臆
為轉移何也至諸侯卑不敢分辨此說尤謬即如此
經賓禮與上介眾介禮判然有分如何說得不敢分
辨且即曰不敢分辨故第據已國大小矣則于小國
聘使不妨越分相待苟大國使來亦以已國大小待
之不幾無故貶損即賈又為之解謂春秋小國有朝

朝大國法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其意蓋謂來朝者皆小國無大國故以己國之禮待之而不以為貶不知春秋末世之事不可以例聖人之經况春秋書所大國朝于小國者不一而足則其說又不足信矣且即以為大國無朝小國禮矣夫朝者君親往朝之謂也必此聘則使臣來聘况據此疏自謂若相聘問大小皆得是聘使中固有在大國在焉得槩以己國之禮待之且也大行人為天子待諸侯禮並無諸侯自相待禮賈謂待君與待臣等其所謂待君將何指若謂大行人為待君之禮則彼是天子待諸侯何可混為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諸侯相待况據司儀注主君出大門迎賓是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此經主君第迎賓一門內是待君與待臣固自不同焉得謂之為等至以士充數之說其謬又不必言矣又案上請事請行注疏並以知而猶問為說愚辨之已詳按見上以此經又言請事者蓋聘賓有專以聘來者有兼以有言而來者下所謂若有言其二事或先或後皆所當請注仍以既知言之疎矣又案注引聘義介紹傳命語則卑之于尊當傳命矣乃謂此旅擯不傳命此說與司儀注說同按司儀諸侯相為賓主國五積皆旅擯注謂陳擯而不傳

辭疏以不傳辭為臣余辨之詳矣此注既引聘義則
豈不知不傳命之為質傳命之為敬而聘使獨不出
于敬而出于質何也又據覲禮夫魯承命注謂末摺
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摺以告天子疏謂此諸
侯見天子交摺可知彼亦臣禮而注疏皆以為交摺
何而司儀與此註乃以不傳命為臣禮餘詳司儀又案
賓位當在西主位當在東摺送主亦當在東介送賓
亦當在西此定理也此請事時賓在門外之西主在
門外之東賓之北當有上介次介末介以次而北主
之南當有上摺承摺紹摺以次而南末介在西末摺

昭文張全五言定續經解

在東東西理應相當且傳語往來相去亦未必大遠
大行人謂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餘以兩而降余謂
六尺為步九十步當五十四丈恐無此理或疑步為
武字之誤但武尺二寸九十步則十丈亦不為近也
詳人此注謂上摺至末摺相去三丈六尺又謂末摺
末介相去亦三丈六尺且據匠人門制為準易二丈
四尺之制為三丈六尺且置勿論即三丈六尺之遠
如何傳語往來即如鄭謂臚陳摺介而不傳命據疏
謂介相紹繼交摺與旅摺同則猶是傳命之位豈有
相去如此之遠之理又注謂上摺進南面揖賓俱前

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相去三丈六尺揖而請事則
正須上擯一人足矣餘二擯三介俱無所用之然即
止于上擯一人亦不得謂之不博命也况相去三丈
六尺而語敵必高揚乃得相聞恐行禮者未必繁囂
如此也要之賓介當在門外之西主君及擯當在門
內之東末介末擯東西相望當亦不甚遠也至玉藻
介拂闌等條賓入之禮與此請事之位何涉 又案
覲禮不言王迎諸侯故疏謂其皆無迎法然據疏所
引齊僕職文則朝覲宗遇皆有迎法矣覲禮本多殘
闕以齊僕經文準之則謂其無迎法者悞也又疏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朝無迎法其說近之但既以覲禮享有迎法矣又謂
冬受享無迎法何也若以匠人為冬官其謬又不必
至矣至受贄無享地當一定曲禮注謂春夏受贄于
朝受享于廟秋冬一受于廟當亦以意為說耳姑存
疑以待參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訂義注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
之大夫者上序可知送大夫總無所別也于是賓主

人皆褻

疏司儀諸公相為賓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
出大門此于門內是降于其待其君也王制曰

上大夫紳是總無別也皆褻者玉藻云執龜玉褻
下文執玉賓主皆褻此未執玉明賓主人皆褻也

聘禮

聘禮

三

三

賓入門左

訂義注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

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息亮君疏約下文入

衆介入廟隨賓入門左北面西上少退者不敢與賓齊也

公再拜

疑義注南面拜迎

疏經雖不見君面位主君尊于外國臣猶南面

廷華案此拜至也南面是待已臣法此于聘賓自當

西面拜迎以為南面者悞

客辟不答拜

辟音避

訂義注辟位遠遁不敢當其禮廷華案賓入門左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近門東鄉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訂義注每門輒揖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

者隨之並而雁行戶郎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

至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直庚與闈之間士

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此賓謂聘鄉大夫也門

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行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

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而疏並

行者上擯与上介並次擯與次介並末擯与末介並

各目雁行于後也或左或右者東行賓介于左君擯于右也至藻曰君入門云云鄭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

不相沿也又云賓入不中門不疏諸侯三門準應路

履闈鄭注云辟尊者所從也

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

疑義注每門揖以相人偶為敬也疏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面^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若然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二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通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故每曲揖也司儀云每門止一相亦指閤門言也以相人偶以人意相存偶也如初者初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又云賓入

昭文張金五宮定定禮經

不中門者此經謂聘君鄭并引朝君敬見鄉大夫聘來還與從君為介時入門同故并舉引之云君入門介拂闈又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若然聊為一闈言之君最近闈亦拂之而過上介隨君而行拂闈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與賓並入主君子東闈之內賓于西闈之內上介于西闈之外上擯于東闈之外皆拂闈如是則君入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闈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又云賓入不中門者此謂聘賓大聘大夫故鄭鄉大夫並言入門還依與君為介來入相似賓入還拂闈

故上注賓入闈西擬入時拂闈西故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歆見擯介雁行不別也

廷華案以相人偶句不可解又鄭謂廟門之外止有大門上賓入門左則已入大門矣經何以又稱每門又據大雅綿之詩由卑門而應門由應門而冢土是廟在應門內也又據司儀聘使在廟將幣授幣出出廟門也又云出及中門之外則為出中門故曰及中門之外使廟在中門之外何必兩言出然後言及中門之外則彼經所謂每門者指卑門應門言也此每門則應門廟門耳下又言及廟門揖則每字仍未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疏太祖居中諸說與周禮司儀疏同但五廟平列未聞古有此制且每門之說雖似而每曲之義仍未明也此疏乃以每門有曲說混之不已誣乎故朱子引江都集說以正之謂古宗廟之制太祖在北昭穆以次而南初入大門北行折而東有垣隔垣有門謂之閤門入門折而北又有都宮門入門或折而東而西以至受聘之廟又有閤門所謂每門每曲莫有詳于此者疏說之非不必言矣又案玉藻注謂君入中門賓入不中門注謂聘使稍東而近闈近闈與拂闈不同其義一望而知疏以聘使仍與為介時拂闈

同是組合也且鄭明言君入中門疏乃謂君近闈拂之而過是不但以賓為拂闈且以君為拂闈矣又造為西闈東闈之名又從西闈東闈各分內外以求合一闈之說不知門只有一闈只有闈東闈西安有東闈西闈且亦無內外之可言要知玉藻說亦有不可解處如云賓入不中門謂聘使不敢當尊也而大夫為介則曰中棖與闈之間豈大夫獨可當尊乎此不足為訓賈即其說以發明之故其謬如此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訂義註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復出公迎賓大門內御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

俟之疏曲禮請入為席彼御大夫士禮是以鄭注云雖君亦然首內事即請入為席之類也御大夫

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初命拜迎賓于館之時御大夫固在廟矣陳介時賓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御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于廟中在位矣亦知義然者當見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又云士受皮又云宰夫受公凡皆是于外無事在廟始有事更不見此官等入廟之文明君未入廟時此官已在位而俟公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御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疏此行聘事

疑義注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于禮可矣疏君行一臣行二者

按下文三揖言之初揖注云于曲揖謂在內雷之間在主君先立無過近于內雷間若然去門既近去階又遠也以此不得君行一臣行二矣下文云公升二等君階七等君升二等賓升一等以上仍介三等亦

不得為君行一臣行二與此同款見君行近臣行遠之義皆接大判而言不得知分之矣尊者宜遠卑者宜勞故言于禮可也

廷華案君行一臣行二之說本屬無謂據疏謂按下三揖言則賓入門揖時公在中庭既曲北而揖時亦然以後公始與賓並揖行一行二之分甚明即疏所謂宜逸宜勞之義亦在是矣乃反以此為不得行一行二何也至君升二等賓升一等是君行二臣行一矣注亦以為君行一臣行二此疏又謂彼不得行一行二與此同何也據此疏謂彼款君行近臣行遠之義據下疏謂言君行少臣行多其說尤謬此賓在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外公已在中庭疏言下公升二等賓升一等是君行遠行多臣行近行少何反以近且少者屬之君遠且多者屬之臣况公不過先入先升其遠近多少總以登堂為斷則其說亦無謂甚矣

賓立接西塾

訂義注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疏爾雅文立近塾者已與主君

交禮將有出命俟之于此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于士

疑義注介在幣南北面西上擯東面少進于士疏在大門

外時未與主君交禮直使擯傳命故去門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此與君交禮故近門介在幣南者上入竟展幣時賓西面介北面東上統于賓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于賓也知門東有士

聘禮

語經堂

者按公食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故知此亦
然以擯者是柳又相君故知進于士在士前也

廷華案大行人七十步等蓋指賓主之間言此不當
去門如其步數且此時公已入廟故賓在近門待事
之位若徒以遠近相較其去經義遠矣 又案賓在
門外蓋因下尚有請命之事故立而俟之有請命即
有傳命之事此時五介當在賓之西南亦東面少退
統于賓若有司賈人入門展幣介無他事故專以幣
南北面言若此時正相賓行禮而猶以展幣時之面
位為說與此經何涉 又案眾擯皆應隨公入門不
但上擯至注所謂士者告以士為紹則當以次而南

昭文張金吾宮室定續經解

不應上擯獨進于士若不為擯之士則上擯既不與
士並立何必少進以自異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訂義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于豈反神也賓至

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禮

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章九反彫几疏此對不在廟受

不几筵故下文聘遭入喪竟則遂也不郊勞不几筵

注云致命不于廟下小聘不几筵覲禮不言几筵文

不具也

疑義注上擯待而出請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

聘禮

論經堂

此言命事弥至言弥信也疏不豫事者對公食設席
几後迎賓與此異也如宸前者按司几筵大朝覲大
享射王位依前南鄉設几筵覲禮亦云依前爾雅云
牖戶之間謂之宸但天子以屏風設于宸諸侯無屏
風為異席亦不同也疏上入竟士請事近郊下大夫
請行皆是謙問不敢必之已國
不正言之至此此事益至言蓋
信矣故正問之而言請命也 疏曲禮注春夏受贄
于朝受享于廟秋冬一受之于廟諸侯無此法四時
皆在于廟亦無四時朝覲之別名皆曰朝

廷華案以上几四請前三請注說之外各于彼經詳
之此經又言請者請其入也曰命者請入為賓允入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即命耳注家不得其說乃為事弥至言弥信之說以
混之疏又以前皆謙問不正言之為說若聖人作經
皆以不正不信為先者悖矣或云各國儀節不同故
臨事請之存恭 又案曲禮注春夏受贄云云上節
詳之諸侯聘禮本與天子不同焉得有朝覲宗遇分
四時之禮賈既知諸侯無此法又謂無四時朝覲之
名矣又曰四時皆在廟試思諸禮所載聘問曾有四
時分聘之文否至諸侯相朝是邦交朝覲之朝是臣
朝于君兩朝字本不同焉得混而為一 又案宸當
是天子之禮諸侯未聞有負宸之名如疏所引司几

筵及覲禮文皆王禮烏得混之為諸侯又皆王席烏得混之為神席至展為畫屏則展即屏疏謂以屏風設于展又曰諸侯亦無屏風是分屏與展為二謬矣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

訂義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于此言之就有事也

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纁有組繫也鄉音向疏上

文賓入次乃陳幣在門外言者彼賈人未有事今此

有事故就此言面位以此東面明初亦東面也知有

組繫者下文絢組是也

疑義注不言楊齮賤不楊也疏若不賤以垂纁當楊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以賤故不楊也

廷華案曲禮執玉有藉則楊無藉則齮蓋以束帛加

璧為有藉圭璋特達為無藉也注家誤以藉為纁因

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悞也按詳下記此注謂賤不

楊疏謂垂纁當楊亦即彼注意耳然據此經言楊者

不一皆與垂屈之說相左如此經垂纁當楊而不楊

下經屈纁當齮而不藉則彼注不足為訓不必言矣

此又為之解曰賤不楊不知楊齮之辨辨于藉之有

無不繫于人之貴賤也據下注云不齮者以盛禮不

在己此亦當然乃又曲為之說宜其舛耳

上介不齮執圭屈縑授賓

訂義注屈縑併持之也不齮者盛禮不在于己也曲

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齮

疑義注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疏上介本位北面故北面受圭

賓東面故疏引曲禮者彼據此絢組尺為縑藉不據西面授賓

韋皮衣木板畫以五采之縑藉也有藉則褻據此賈

人垂縑以授上介上介不齮受之時也無藉則齮據

此上介屈縑以授賓賓齮受之時也記人直記褻齮

之義不論盛禮在己之義故各舉一邊而言也說詳上經

廷華案上受玉同面此亦當然賈人東面則上介亦

禮文張金吾宮室定續經解

應東面賓將入應北面上介亦應北面注悞又注明言盛禮不在己是矣賈又以賈人等之褻齮言之不悞而又悞耶

賓齮執圭

訂義注執圭盛禮而又畫飾為其相蔽敬也玉藻曰

服之齮也充美也是故尸齮執玉龜齮也疏圭瑞行禮玉藻云君在則褻畫飾也今賓于主君亦合褻以畫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君又畫飾而褻則掩執玉

之敬故不得褻也

損者入告出辭玉

訂義注損者上損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

聘禮 語經堂

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上相礼者皆

據上擯大宗伯玉作六瑞君所執禽作六贄臣所執皆是贄

納賓賓入門左

訂義注公事自闈西

疏玉藻云公事自闈西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闈東注云觀

面也故鄭引之為証此入門左是聘享賓入自闈西入門左也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注今文無門

訂義注隨賓入也介無事止于此

疑義疏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

昭文張金五訂定續經解

廟

廷華案司儀明言止又明言惟君相入與此經明有異同絕行之說曲而未當

三揖

訂義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疏前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得云入門時曲揖者謂公先在中庭南面賓入門揖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揖主君二者皆向賓揖之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疑義疏三分庭一在南賓既入門至碑曲揖再揖訖

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
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

廷華案中庭是庭之中注謂三分一在南則中庭之
南矣如何說得中庭又上君在中庭則將曲既曲二
揖是賓揖而君亦于中庭相揖迨當碑之揖則賓自
當碑之西公自近碑當俱北面揖經義如此而已疏
以入門將曲為碑曲不知入門只在門內雷與中庭
之碑尚遠也

至于階三讓

訂義注讓升

昭文張金吾宮商定禮經

公升二等

訂義注先賓升二等

疑義注亦敬君行一臣行二

疏諸侯有七等階公升
二等在上仍有立等而

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
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

廷華案七等階升有先後其行則一而已何行一行

二之有其說賈以為晏子辭朱子又謂出韓詩外傳
也

賓升西楹西東面

訂義注與君相鄉廷華案公升東楹之東相鄉也

損者退中庭

訂義注鄉公所主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

賓致命

訂義注致其君之命也

公左還北鄉

訂義注當拜疏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迴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

擯者進

訂義注進阼階西釋辭于賓相公拜也疏擯者在中

庭則進至阼階西不得更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

階也按疏有公立處語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公當楫再拜楫亡悲反

訂義注拜既也既惠賜也楫謂之梁疏拜既文出聘義彼云此面拜

既拜君命之辱是也

賓三退負序

訂義注三退三遂適也

疑義注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疏上文入門公

再拜賓辟不答拜又下云賓訝受凡于筵前公一拜

送賓以凡辟皆言辟此不言辟故決之也按司儀云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客登拜客三辟受幣注

云客三辟三辟退負序也者彼諸公之臣相聘之禮

聘禮

語經堂

與侯伯之卿聘于鄰國之禮少異故也

廷華案三退即司儀三辟之義注因經言退不言辟故為執圭將授之說疏又引司儀經文証之似矣但此當授圭彼亦當受幣此經言三退自序而不言辟彼經言三辟而不言自彼注則以三辟為退自序則雖經有詳略而退與辟之義則一耳自鄭創為不言辟之說賈遂以諸公侯伯少異說以解之徒見支離而已

公側簾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訂義注側猶獨也言獨言其尊賓也凡簾于隱者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序站之間可知也疏凡簾于隱者士喪禮小斂主人袒于戶內簾于序東喪禮遽于事尚簾于序東况吉事乎序站之間者士喪簾于序東謂于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站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于序東站北無正文故曰可也

疑義注此言獨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中堂南北之中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

二疏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楹則楹北有二架

今于當楹北而拜說乃更前北侵半架于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乃入堂深尊賓事故也兩楹之間為賓主處中合乃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廷華案公有主道故側讓以示敬注謂他日必有贊若恐人疑公之無贊者何也且此本有擯又烏得以他日言之至所謂中堂與東楹之間者蓋堂之中東西至楹各一分今于東一分之中受玉是中堂與東楹之間蓋東西之節耳注舍東西而言南北且以入堂深為說則是棟楹之間矣何所謂東楹之間據疏則鄭直以南北之中為入堂深并東楹亦說置之不論是不可解

君行一臣行二說見上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疑義注及其等位無事

昭文張金五訂定續經解

廷華案東塾是內之門堂前擯者之位固應在此然前無即位之文此何得言反

賓降介逆出

訂義注逆出由便

賓出

訂義注聘事畢

公側授宰玉

訂義注使藏之授于序端疏凡公授受皆于序端

楊降立

注古文楊皆作賜

訂義注楊者免上衣見楊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

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疏言見禡衣者謂袒衿前也

也嚴者掩之故曰充美也玉藻曰裘之禡也見美也論語曰素衣

麤裘皮弁時裘者為溫裘之為其褻也寒暑之服冬

則裘夏則葛降立侯享也亦于中庭疏玉藻云君衣

狐白裘錦衣以禡之注云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禡

也袒而有衣曰禡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絢衣

裳錦絢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

衣皮弁服與凡禡衣象裘色也凡服四時不同假今

又有裘襯身單衫又有縞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

禡衣禡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締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絡締絡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衿褶衿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

疑義注充美見美禮尚變也玉藻曰麤裘青豸襲絞衣以禡之或素衣其裘同也凡禮禡者左疏玉藻論語鄭并引

二文者款見諸侯與其臣視朝與行聘禮皆服麤裘但君則麤裘還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裘則青

豸禡襲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一國視朝君臣同素衣為禡故鄉黨云素衣麤裘彼一為是孔子行事鄭兼

言君臣視朝之服是君臣同用素衣為禡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麤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為禡使臣則用絞

衣為禡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

惟臣用絞衣為禡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亦同素積以為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亦同素積以為

聘禮

論語

裳白為臣用白廢也。楊衣象裘色，復與上服色同也。凡禮，楊者左者吉，凶皆袒左也。是以士裘禮，主人左袒，檀弓曰：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知降立後享者，下文實行享是也。

廷華案：充美見美禮義有在，鄭既知盛不盛，有一定之節矣。又以禮尚相變為說，此固注家枝梧習語。以加此經，不已贅乎？至此經，楊衣不必定是裘，鄭賈以楊衣無可引証，故即裘以明之。所引玉藻，狐白錦衣之屬，皆燕居服。說見陳氏禮書不足為禮服之準。然即此以明其大槩，猶之可耳。若所引論語素衣麤裘，說是即賈疏所謂楊象裘色者，蓋禮服之正，以之証經，是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足矣。乃又別引玉藻麤裘絞衣說，以亂之于素衣正服，反視為或然之事，其去取固已舛矣。賈又設為朝聘君臣同異之說，以解之。以此訓經，不幾于兒戲耶？又案諸經言袒言楊，又言袒楊。據鄉射注，以免衣為袒。曲禮注，謂袒而有衣曰楊。國風集注，以袒楊為肉袒。孟子集注，以袒楊為露臂。則袒與袒楊皆露肉之謂。惟楊則袒而有衣耳。然據鄉射大夫袒纁，纁大射公袒朱纁，是袒而有衣者，亦謂之袒。不謂之楊，則曲禮注之說不足信矣。愚謂行禮無肉袒之理，明堂謂肉袒割牲以勞事也。覲禮侯氏肉袒以請罪也。况

二說多有疑其非古制者若射禮之袒亦為用力且有遂拾為蔽與他處之袒不同外此則惟喪事袒餘則放蕩不敬不當以之為禮也若此經言楊與上齧對本與袒楊楊字不同注以袒楊言之疏乃推之肉袒受刑而止不知楊特開於前上服而已何左右之可言 又案此注以免上衣見楊衣為楊疏謂冬時襯身禪衫又有縐袴縐袴之上有裘裘上有楊袒楊衣上又有上服楊者謂袒衿前上服見楊衣也孔穎達曲禮疏則曰近體有袍釋之屬外有裘裘上有楊衣楊衣上有齧衣齧衣上有常着之服掩而不開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齧開上服及中衣袒出其楊衣謂之楊據賈說則齧第取掩蔽之義非寔有齧衣而所謂掩而不開者又與賈說相似愚謂賈說為長
擯者出請

訂義注不必賓事之有無疏此言享禮

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訂義注許受之

庭寔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攝之涉反

訂義注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設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

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兄君子
 臣臣于君麋鹿皮可也疏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
 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為君行之故知
 皮是虎豹之皮齊語桓公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
 非其正也下云皮右首故云右手執前兩足必以一
 手執兩足取兩足相向得掩毛在內俱放又得毛向
 外故云兩手相揖之內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見昏禮
 記納徵執皮揖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
 庭一在南故如此亦然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
 生與此異也或以馬者皮馬相問也大宗伯云孤執
 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者彼
 所執以為誓與庭室不同故得用虎豹皮也○按曲
 禮執禽左首此經無文下經則言右首豈皮與禽有
 不同耶然昏禮執皮又左首又何也下注疏謂右首
 與此于生此疏謂昏禮象生與此異其說非
 不似是然究非確的所論姑存之以待參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

昭文張金吾宮商定續經解

訂義注張者釋外足見文也疏昏禮記釋
 外是見文
 廷華案執皮者張之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訂義注自由也泛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
 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疏此約下私覲時牽馬
 者自前西向出相類故
 也云亦 廷華案公受璧帛士受皮

賓出當之坐攝之

訂義注象受于賓疏向張皮見文今攝之者還如入
 時執前後足內文也廷華案當之賓出過之其位相
 值也

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來

訂義注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

疏皮四張三人入門

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為上餘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為次第也曲礼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贊用

雉左頭奉之雉雖死以不可生服執之如廷華案授

羔雁亦送左首象陽今皮則右首變于生宰幣即上受于賓之璧帛也宰受之遂與皮俱東故

合并言之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訂義注如公立于中庭以下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訂義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帛加書以將命春秋滅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

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寔也

疏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汶陽之田之類有言即有書致之故記云加書告糴在莊公二十

八年乞師在僖公二十六年言汶陽之田在成公八年經直云束帛如多礼故知無庭寔也國語云滅孫

辰以鬯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寔又哀七年左傳云邾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于吳求救非

法故有乘韋為庭寔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訂義注公事畢

聘禮

論語

儀禮疑義卷二十一

昭文張金五宮高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二十二

聘禮第三冊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賓奉束錦以請覲

訂義註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敬交其歡敬也不用羔

因使而見非特來

疏聘是公禮非是交歡此行私禮為交歡敬也郊特牲為人臣者無

外交鄭注私覲是外交也者彼謂臣為君介而行私覲是外交若特行聘則得私覲非外交也故彼上經云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也士相

見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見他君得有羔者尚書有三帛二生一死卿執羔大夫執雁

疑義疏送朝君得有羔若諸侯相朝其臣送君亦得

執羔見主君可知定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左傳云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亦是從君見主君法也

廷華案或問朱子私覲見于聘禮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聘禮所記及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禮于是乎有庭宴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曰庭宴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其說甚明鄭注郊特牲謂為介而覲為外交因聘而覲非外交此亦一說疏既遵鄭說又謂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則仍可外交不又自為矛盾耶至會瓦之後晉士鞅趙鞅荀寅以救魯來公往會之故士鞅諸人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羔雁以見時晉君不在師烏得謂之從君
擯者入告出辭

訂義註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疏謂主人未有以待之以禮待之即下禮

賓是也故止客私覲即下文先行禮賓也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文告

訂義註告賓許也

宰夫徹几改筵

訂義注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疏東上者對前為神而西上也

疑義注公食大夫禮疑脫曰蒲筵當緇布純加荏席

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縹廣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

几卿大夫其漆几與疏公食蒲筵荏席此為上下大夫法又引周禮者鄭欲推上

下大夫用漆几也司几筵是天子之官几筵又是諸侯之法又鄭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是諸

侯與朝聘天子法則孤卿大夫是諸侯之臣以此言之則天子孤卿大夫則几筵與諸侯之臣同可知公

食大夫筵上下大夫禮同用蒲筵莞席與此席不同鄭注此國賓中卿大夫得與孤同者鄭欲廣國賓之

義其寔此國賓中唯有諸侯與孤無卿大夫也鄭必知卿大夫漆几者司几筵五几筵上向下序之天子

王几諸侯雖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差次然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

廷華棗蒲筵常緇布純本公食大夫記語與司几筵

經文不符司几筵注則合諸侯與孤卿大夫言之此

昭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注因司几筵與公食記兩文不同故造為筵孤及上

下大夫之說其于司几筵說已自為矛盾矣疏為解

之其說尤謬據司几筵經文先言天子朝覲享射封

國命諸侯及祀先王之席又言諸侯祭祀及受酢并

筵國賓之席所謂莞筵紛純云云蓋諸侯昨席及國

賓之席疏又明言彼几筵是諸侯法則彼注所謂諸

侯來朝者蓋諸侯自相朝也所謂卿大夫來聘者即

此諸侯相聘者也疏乃謂彼是諸侯朝聘天子法其

于司几筵經文已顯背之矣至謂天子孤卿大夫几

筵與諸侯之臣同不但名分乖舛且天子孤卿大夫

聘禮

論經堂

又何由得在天子國賓之席此不可解也且彼注明
言孤卿大夫其為矛盾甚明賈為之解曰鄭欲廣國
賓之義其寔此國賓中無卿大夫然據周禮司儀諸
公之臣相為國客以下注強分出侯伯之臣無一語
放過豈可几筵注獨肯以卿大夫混之且使彼國賓
中果無卿大夫則應分別言之曰諸侯孤卿大夫皆
為國賓此所謂國賓則無孤卿大夫而乃合總言之
者蓋兩注本自不相照應故矛盾如此烏得曲為之
解又司几筵漆几熊席為君甸後之几不當踈之卿
大夫但卿大夫舍漆几外別無他几故鄭以意言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非寔有所據也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訂義注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

疏前聘享俱是公禮故不出迎此禮

賓私禮故更其端緒故云出迎也

廷華案士冠禮賓賓在廟門外迎

之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

注今文無升

疑義注漆几也

說見上節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訂義注內拂几不設塵坳

蒲悶反

尊者以進自東箱來

授君

疏親禮記云几俟于東箱又此經直云進不言升明不從下來從東箱可知也

聘禮

經堂

公東南鄉外辨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

訂義注進就賓也疏宰夫奉几兩端故公中攝之復

擬賓用兩手在公手外取之故也

擯者告

訂義注告賓以公授几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注今文訝為梧梧五故反

訂義注未設也

疏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

公壹拜送

注古文壹作一

疑義注公尊也

疏賓再拜稽首公乃壹拜當空首故曰公尊

廷華案設几禮賓皆一拜送幣則再拜蓋禮有重輕

昭文張金吾寫定

耳如以一拜為公尊則于再拜又何說之辭
賓以几辟

訂義注辟位遂道

北面說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

訂義注賓在几疏對神右几也

疑義注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

疏鄉飲酒義云啐酒成禮也于席末則啐

酒為成禮此設几主為啐酒今未啐故云禮未成也

廷華案此及受醴皆不降以醴賓之禮殺耳註乃謂

主人禮未成疏又謂啐酒為成又自明其故曰此几

為啐酒而設今未啐故禮未成然如鄉飲燕射諸禮

皆言賓西階上拜而不言降若以禮未成言則諸經
啐酒以沒多有不言降者則未成禮故不降之說不
足信矣設几亦不為啐酒

宰夫寔解以醴加柶于解面柶柶故作柶

訂義注酌以授君也宰夫洗升寔解以醴自東箱來

不面櫬按集韻櫬柶端木則當送木不逆受也疏經無升降之文以理言之亦送下

升東箱酌醴進以授君東箱來者下記云礼尊于東箱瓦泰一有豐是也不面櫬逆受者公西面向賓宰

夫自東箱來在公旁側授与公是以下公側受醴不訝受故不面櫬也

疑義注酌以授君君不自酌尊也

廷華案冠昏皆贊者酌醴不但君也注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公側受醴

訂義注將以飲於賓

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

訂義注賓壹拜者醴質以少為貴疏鄭據太古之醴無玄酒配之故壹

拜以少為貴也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

疑義注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疏上擯者退中

庭下文云擯者進相幣亦事未畢而在東塾故次之以飲食宰夫所主其間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

廷華案上公與賓升堂擯者未升暫立于中庭非擯

者位其負東塾則其本位也賓升而在中庭者以即

當升堂相拜故不退負東塾此退負東塾者以賓方
升席堂上無事又庭寔將設須視之與無事而退者
不同宰夫自主飲食未常代擯相禮豈得謂有宰夫
遂可退耶

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寔設

訂義注庭寔乘馬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櫬坐啐酒啐士內反尚與上通

訂義注降筵就階上疏降筵就階上者以卿飲酒賓主行礼獻酢卒爵皆各于其階

此亦在西階上疏以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并于觶兩手奉之尚櫬不作上字者尚古今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通用也

公用束帛

訂義註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疏上郊勞賓用束錦勞擯者是賓敬君之

使者自尊之可知今君親用束帛禮賓故言用尊于下也廷華崇公食禮云公受

宰夫束帛西鄉立

建柶北面奠于荐東

疑義注糟醴不啐

廷華崇建柶于觶者以啐訖將奠觶也非糟醴不啐之謂况上經明言啐耶

擯者進相幣相息亮反

訂義注賓以辭

賓降辭幣

訂義注不敢當公禮也

公降一等辭

訂義注辭賓降也

栗階升聽命

訂義注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疏九栗階者其始升而連步于上栗

階不過二等今云不連步者謂不從下向上皆連步其始升連步則有之也

廷華案聽公

許已辭之命也

降拜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訂義注拜受廷華案聽命時公當有固請之節文省耳

公辭

訂義注不降一等殺也疏前賓辭幣君降一等今不

降故言殺

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訂義注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于己己臣也

疏前行聘享時

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己已臣也故北面受異于聘享時也

疑義疏上受几受醴亦是己之禮以禮未成故不北

面也此禮成故北面也

廷華案禮有重輕上公設几不辭受醴不辭而獨辭幣則其禮重可知北面之受亦此意也烏得以受几及醴為例注已臣之說于北面本義雖不甚確然于理尚近疏因上不北面而又以禮未成辭之則舛矣退東面俟

疑義注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廷華案北面受幣退向西因相者方以公拜告東顧逡巡若有所俟蓋將辟未辟其狀如此非俟君拜之謂也當階北面本賓之正位上設几階上北面拜降筵北面注亦以為階上則當階者不一矣胡至此獨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敢耶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訂義註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

疑義注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

疏前受几及醴公送皆一拜注云公尊也

今事畢成禮不可亦自尊亢故送幣亦再拜也

廷華案公尊之說前案已詳此注因經言再拜故以禮成為辭豈禮成而公遂可失其尊耶要之禮有重輕故拜有多少不必曲為之說也

賓執左馬以出

訂義注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勒下歷反

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送也疏按下列饗餼賓用束帛乘馬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侯氏至郊王使人用璧勞訖侯氏用束帛乘馬擯使者使者以左駢出皆是尊國賓故也

上介受幣送者訝受馬

疑義注送者士介

疏送者士介下記文公食云上介受賓幣送者訝受皮鄭云送者府

史之屬不為士者彼公食是子男之大夫小聘一介其餘皆府史以下故知送者是府史之屬既夕云賜馬兩士受馬鄭云此士為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彼據一廟下士不應更有其屬士故以為胥徒之長言之也昏禮記云士受皮鄭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其主人為官長據上士而言也

廷華案送者當別有人士介之說未確實乃造為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男大夫及小聘一介之說不見所據此據篇謂小聘使大夫據公食注疏謂公食為下大夫禮余辨之已詳此又造為此說豈不背戾至于胥徒不過庶人在官者既夕注乃以之訓士謬矣何足舉以為証昏禮中士下士亦是臆說彼經已詳又下記無送者士介說惟注則以士為送者耳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

訂義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覲用束錦辟音避享幣

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音馬也入門而

右私事白闈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

屬介特覲也

疏介五人行覲禮各自特行無介送為特覲也

損者舞

訂義注舞其臣

謂舞其以臣禮見也

賓出

疑義注事畢

廷華按禮名私覲豈有未覲而事已畢之理若曰臣

禮已畢下乃行客禮則又不當僅謂之事畢况事本

未畢耶

損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送出門西面于東塾南

訂義注將還之也取幣于庭北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注替者有司受馬乃出

疏賓出時替扣馬者未得出待人受馬乃得出

疏此時舞賓更出取幣後門左禮訖又取幣皆北面

又眾介奠幣損者取亦北面故云凡以廣之也

廷華案上奠幣時有司當已受馬賓出則替者俱出

可知此則受後又牽之以出非賓出後如受馬也注

說不合至門左禮說以下特意會言之乃其說若確

然見于經文者則未免武斷矣

損者請受

訂義注請以客禮受之

謂請受之仍以客禮見也

賓禮辭聽命

聘禮

論語

訂義注賓受其幣贊者受馬

牽馬右之入設

訂義注庭寔先設客禮也右之設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于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疏前入門右時賓奉束錦總乘馬一時入無先後之別是臣禮今此入設下乃云賓奉帛是先設庭寔客禮也知四人者既言右之明人牽一西賓不抵牽也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訂義注以客禮入可送介疏對入門右行臣禮不送得介也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

訂義注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疏臣禮見謂初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入門右是以今再拜新之也此不為拜至者下記云禮不拜至鄭注云以賓不于是始至私覲固非始至而為再拜明為臣禮見親之也

廷華案臣禮指上門右言疏說甚明乃又謂為臣禮見親之則又以此覲為臣禮殊不合也

賓三退反還負序

訂義注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疏上行聘時三退負序不言反還故決之也廷華案聘時賓方執圭故止退而負序此奉幣則可以反還也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

訂義注不言君受略之也疏私覲故略之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還戶反

訂義注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受

馬自前變于受皮疏此庭宴之馬四匹在庭北面西

上牽馬者四人各在馬西以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

送東方來由馬前各適牽馬者之前還繞其後適牽

馬之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廷華案

受者適牽者右當自其左送牽者後適其右本自東

來又向東適其右故曰還

疑義注不自前左由便也使其已授而去也疏由便者鄉飲

酒之等于西階之上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受馬者不自左而由其右受者使授馬者授訖右迴其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于出時為便故云便其已授而去也上受享庭宴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送東方來此亦送東方來

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于受皮也

廷華案鄭氏註經每以由便言之愚謂禮有可由便

者亦有不可由便者要知禮節本有至當不易之理

非泛然便不便三字可以了義者也即如此經馬在

東牽者在西勒在牽者之東受者自東來過馬前至

牽者之東北面以即可受勒乃舍其至便者又必送

牽者之前還牽者之後乃適右而受之則不便亦甚

矣然明知其不便而不得不出于此者是疏所謂恐

馬驚也蓋牽者之東近馬近馬而由馬前以受之則

馬必驚故近道從牽者之前及後以遠其右則受之而馬不驚故不敢從其便也鄭初漫然以由便言之既亦自知其不由便也于是又為之說曰使其已授而去不知此經本言授受之節說經者止應就授受言之即欲以便宜亦止當就授受之便不便宜之乃舍此而言牽者之便于去不亦惑乎今即以牽者之去論則此自後右者固便牽者之自前去即由前左者亦何嘗不便牽者之自後去即搃之經言後右原不必問前左之何若鄭欲湊入由便字故設此難遂不覺其說之不可通也賈氏又曲為之解其說更有

昭文張金吾寫定經解

不可解者其引鄉飲酒西階上授受說蓋指彼經主人獻眾賓言彼注所謂主人拜于眾賓之右是也然即據彼經旅酬曰受酬者自其右則酬主人時賓在主人之西東面則賈說窮矣又鄭所謂使其已授而去者蓋謂受者在其東授訖即可由前西折而南賈之言便也則曰右迴身夫北面以東為右右迴身向東則由前折東又由東折西然後南折出于其西尚何便之可言且既以由馬前恐驚矣又曰故由前變于受皮如此說經竟成荆棘總由不顧義理而曲為之說故舛如此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

訂義注自由也疏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于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據三人而言

賓降階東拜送賓辭

訂義注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

拜也君降一等辭

訂義注君辭之而賓猶拜敬也

擯曰者寡君送子雖將拜起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

疑義注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疏儀禮固多有辭但周公作經未有顯著明言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云未敢說明者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量作但疑事無質未可造次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按語不可解要非經語正旨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
訂義注成拜
公少退

訂義注為敬

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

訂義注廟中宜清疏言馬出者以廟中宜清潔幣不言出與上皮幣同皆以東入藏之故記云賓之幣惟馬出其餘皆東

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

疑義注玉錦錦之文織縛音辱者也禮有以少文為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疏聘義孔子論玉而云慎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織縛似玉之密致者禮器無少文為貴語但有以少為貴以文為貴明亦有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文為貴故鄭以義而言之也

廷華案玉字疑衍注合玉錦為一物未免穿鑿或曰

素錦也存恭少文字亦過曲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儼皮二人贊儼音

訂義注儼猶兩也上介用皮變于賓也皮麋鹿皮疏

用馬故以變于賓也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訂義注皆者皆衆介也贊者奠皮出疏下云有人授

之明贊者奠即出可知

擯者辭

聘禮

語經堂

訂義注亦辭其臣

介造出

疑義注亦事畢也上詳

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泛其幣請受

訂義注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

疏請于上介者上擯者請事亦請于上介也西面者以上介等先立門西東面故西面對之

疑義注釋辭之時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門中而

俟者下經云委皮南面執皮者西面故知當請之時立于門中可知隨者謂相隨泛故昏禮記云納徵執

皮隨入注云疏西面位者以上介等先立門西東面為中門既狹

故西面對之時不得並出也按疏引考工匠人大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此及下節兩言請受據疏以此下節為眾介

則此節為上介可知據教氏則云請受者亦其出而

請受則此請受特明其出之故尚未請也至下西面

定位之後始請之二說不同愚謂此節明有眾幣之

文據注兩請又俱請之上介則理當一併請之何必

分為兩請則似教長于鄭矣但此經既未請受何以

遽然委皮則教說亦未盡確也又細按之乃知注疏

本是但措語蒙混耳蓋此節上兩句為摠括之辭謂

上幣眾幣俱出也以下乃兩分之據經言有司舉皮

泛其幣是皮各隨其幣而上介皮幣則在眾幣之前

擯者乃西向上介請之請訖有司乃委皮退而其不
待受幣而先委皮者幣必待受者來而後授皮則不
待受上言奠幣則皮與幣俱奠也委亦奠之類何不
并委幣而獨委皮者以受幣儀者受皮儀繁門外授
受禮故特從其省者故委之也然不西面而南面者
蓋幣必逆受介皆東面執幣者必西面若皮則無所
受故特居擯介東西之間而南面委之也委皮時執
衆幣者已即西面位擯者乃不待授上幣而向衆介
請之于是乃授受焉二節經文其義如是井井也注
謂此請于上介云云其說是矣至云衆執幣者隨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門中而俟據疏又以執皮者立于門中言此不可解
據下注云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則
其所謂隨立門中者蓋兼執皮與執幣言之謂擯者
西面諸人聚立于門中又以執皮者在執幣者之後
門中窄隘故必俟執幣者出乃得委皮也不知門中
非可聚立之處又介在西塾南東面與上賓俟事之
位同擯者亦應在東塾南西面隨者何至不得即位
而聚立門中以俟之况經明言舉幣從其幣則明明
在上幣之後衆幣之前何必待衆執幣者即位乃得
委皮且注所謂隨者謂隨擯者出立耳疏又誤認為

昏禮執皮者隨入之隨乃引彼注門中阨狹說以為証所引匠人說與彼疏同今就其說論之士門阨狹執皮不能並行二人前後相隨而入理或有之若君之廟門容大高七介合二丈一尺尚何不能並行而必隨入乎至便其復入說既極支離疏又云橫委門中其并一望而知無容置辨也當門北上則又似兩皮南北疊委不更謬耶且經不言受而疏乃言受其謬又不必言矣

委皮南面

疑義注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

昭文張金五言定經解

之南面疏隨立門中時未得委皮明執幣者進乃得

委也便其復扶又入也委皮當門疏此次執幣者西

之者以皮入右首右先故南面橫委于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故也廷華崇說詳上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訂義注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疏上擯者執

其次也此南面西面是其位也言互者此言西面北上則上當有西面北上之文下士介觀幣時士三人

東上坐取幣立是也此宜有士執衆幣立于南面之文如是者互文也言約者雖互見其文猶不備若

款備文苗上取疎賓幣之文下取疎士介幣之文以理推約之乃備也然上當言擯者執幣士四人北面

東上坐取幣送有司二人坐舉皮送其幣出隨立于門中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

損南西面北上執皮南面委皮于門中北上如是乃為文備也

疑義注請于上介也疏上注謂請于上介此雖眾幣亦請于上介上介尊也

廷華案上以上介皮幣請于上介此經為眾幣則請于眾介可知注謂亦請于上介疏以上介尊解之此混說也夫上介固尊而眾介既各有幣其幣又不統于上介自應各請之何必請之上介若如上疏前請事止請于上介說則彼同為請觀故可統請之一人也此各自受幣自不當以一人槩之况據下經言介禮辭是合上介眾介而各辭之也若非請于眾介而止請于上介則上介一人辭之足矣何得有眾介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辭至注為約互之說而疏為廣之遂若上介幣中有眾幣在眾幣中又有上幣在者不幾于治絲而紊之耶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訂義廷華案上不言上介辭此言介辭則上介亦在也

疑義注此言皆訝受者嫌損者一一授之疏上受享皮乃賓私

觀之馬並不云皆此獨云皆者嫌損者獨請上介先授上介幣故言皆明不一一授也

廷華案介各有幣執幣者亦各有人經言訝受是各向執其幣之人受之也言皆者亦即各受其幣之謂

耳注又為之說曰言皆者嫌擯者一一授之不知擯者止執一幣不執眾幣焉能取自執幣者而一一授之即一一授之在過受者亦何嘗不可言皆耶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古文重入

訂義注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執皮者

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按注本謂介至揖位而立蓋指初入門之地言但揖位無

刪據

公再拜

訂義注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疏上云公降立不見更有進退

之文自受享以來降亦皆在中庭故知此亦中庭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

訂義注進者北行參分庭四字當而東行當君乃復

北行也疏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奠皮近西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行至

君所乃授幣故云自皮西進北面授幣也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

訂義注不側受介禮輕疏宰自公左即是側替者于公受轉授宰故云介禮輕也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

訂義注納者出道入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

訂義注終不敢以客禮見疏士介早奠幣出私覲即了終不敢以客禮見也

聘禮

語經堂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

訂義注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固衍字當如面

大夫也疏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

夫廷華案介四人擯執上幣餘亦士執之禮請者謂

請而介辭即聽之也上字疑衍或云此眾介之長之

幣故亦曰上倍參

疑義注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于君

廷華案此介辭耳經言賓辭賓當是介之悞下面大

夫賓字同注謂賤不敢通言非也據上上介禮辭則

上介通言矣下面大夫上介亦在介中而經亦言賓

昭文朱金吾宮定禮經解

辭豈上介可通言于君反不得通言于大夫耶且賓亦無代辭之理是當易介字乃是或曰介亦賓故亦謂之賓存之

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

訂義注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西面公乃

還答拜也相者贊告之疏以公在內賓在門外之西

東面擯者兩處相之明居闕外西面

士介皆辟音避

訂義注辟于其東面位遂遁也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訂義注俟擯者執上幣來也廷華案士即有司執幣者幣在也故坐取之此言取幣則前不隨上幣出也介辭時上幣在擯者手即當授宰夫因中間有相拜節故士先取而立俟之

擯者進

訂義注就公所也疏公在庭故擯者自門外來進向公左授幣與宰也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

訂義注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士敬之差

疏知受之于公左者少儀云替幣自左也所受雖不同及其以東其裁并是宰夫宰

夫幣所主故也廷華案此特受宰幣耳衆幣則下所謂序送之者注蓋大槩言之

執幣者序送之

訂義注序送者以宰夫當一一受之廷華案言宰夫以東又言序送則上受者特擯所執之幣餘不能兼執故送至藏所乃一一受之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訂義注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疏介為首賓為尾逆

也道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

訂義注公出眾擯亦逆道

疑義注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

廷華案送當是公與賓並行而賓少退其介擯各自

相並也注說未的曰六步即上所謂三丈六尺亦鄭

說耳

及大門內公問君

訂義注鄉以公禮將事無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

面將揖而出眾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于此可以問

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于門東北面

東上疏此位前後皆約聘享入廟北面西上之位也蘆伯玉使人于孔子孔

昭文張金五言定經解

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

疑義注上擯往來傳君命

廷華案注說即所謂旅擯傳命君命傳之上擯上擯

傳之承擯承擯傳之紹擯紹擯傳之末介末介傳之

次介次介傳之上介乃達于賓賓語亦如之則傳命

者不特上擯也注止言上擯悞矣

賓對公再拜

訂義註拜其無恙疏尔雅釋言恙憂也公拜賓亦辟廷華案周

禮司儀云出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

對此文省耳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力到反

訂義注勞以道路之勤廷華案司儀君荅拜客趨辟

亦文省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訂義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

于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反卜孟曰君

台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

矣

疑義注上擯送出疏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為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

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擯送說于古無攷據論語孔子為擯曰左右

手是孔子在三擯之中非上擯可知若為上擯則君

在其右何得第言右其手孔子不為上擯賓退亦以

不顧告非上擯亦告則不但上擯送賓又可知要知

送則俱送告亦俱告不當徒言上擯也

賓請有事于大夫

訂義註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

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疏嫌近君也者

若言問近君矣故云有事于大夫也反命因告之者聘享行禮賓之事已煩今日即請未可即行告之使

知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饗饗終日有事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

聘禮 論語 卷三

公禮辭許

訂義注禮辭一辭

賓即館

訂義注少休息也即就也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訂義注以己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疏問大夫之等公事

未行故不敢見廷華案君已勞賓又使卿各自勞之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

疑義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雁下見于國君周禮

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疏主國之卿見朝君皆執羔見聘客不得執羔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與大夫同用雁

廷華案大宗伯六摯皆以執者身之尊卑為次非因

所見者之尊卑有異同也如此注說則又以所見者

為尊卑是執羔者亦可執雁執雁者當亦可執羔

且卿見聘客可降執羔為執雁則大夫亦當降執雁

為執雉乃大夫不降而卿獨降其說之不可通審矣

要知經義不過舉大夫以見卿所謂約互之文不必

曲為之說也

勞上介亦如之

儀禮疑義卷二十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二十三 聘禮第四册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君使卿韋弁踈饗五牢 注今文踈或為饋

訂義註生曰饗 疏韋赤色也知生曰饗者踈此言以下饗二牢皆活陳之也

踈饗饗陳氏祥道曰韋弁即皮弁教氏曰所踈有飪

有腥曰饗者主于飪也

疑義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

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為衣

而素裳 疏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

于皮弁今聘享皆皮弁踈饗饗則韋弁故云敬也知弁用韎韋者司服注鄭引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

聘禮

語經堂

之附注又云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故知用
韎韋也韎亦赤色以赤韋為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
弁服故云兵服也有毛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故曰取相近耳韎布為衣而素
裳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為弁
又以為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附注鄭志解此附
注以附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
為衣及裳今此全與兵服異者此為賓館與大夫士
之廟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為衣而
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為故以素裳解之
若然惟變其衣耳以無
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廷華案周禮司服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弁師諸
侯公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此經上言皮弁此又
言韋皮似乎韋弁皮弁異制故兩經並舉言之據疏
以有毛無毛為韋與皮之分然有毛曰皮豈皮弁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有毛者為之則其說不可通矣鄭士冠禮注以皮弁
為白鹿皮司服注以韋弁為韎韋與此注同是二弁
固有赤與白之分也而有毛無毛之說不足據矣

又案聘非兵事烏用韋弁陳氏以韋弁即皮弁是也
或云據士冠禮有爵弁鄭注以爵為赤多黑少之色
巾車爵飾注則以為黑多赤少蓋如爵色黑而帶赤
其言韎也則曰染以茅蒐尔雅孫氏注謂茅蒐可以
染絳是爵與韎同絳赤色則韋弁即爵弁也司服有
韋弁無爵弁蓋韋弁即爵弁耳其說亦近但爵弁是
禮服韋弁是兵服不應混而一之且據士冠三加稱

尊則爵弁尊于皮弁矣今正聘止用皮弁不應受饗
餼反尊于正聘之服鄭以韋弁為敬亦混語耳要當
以陳說為當則此韋皮亦當白色與兵事韪韋之弁
不同 又案周禮司服王之吉服凡六皆冕服其韋
弁皮弁冠弁不在其列蓋周禮之例以祭為吉也疏
謂吉服九悞 又案鄭注禮主衣與冠同色之說此
以韋為韪韋故亦以衣為韪布耳然即據士冠禮爵
弁純衣緇帶注謂衣與帶同色則以爵弁配緇衣衣
與冠固不同色也况韪布之說不過約左傳韪韋而
言則仍是傳會說耳疏引左傳韪韋之附注謂制韋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為衣及裳司服韋弁服注亦以衣與裳皆韪韋是衣
與裳同色矣此又以為素裳是衣與裳不同色且同
一韋弁而其裳又不同也據司服疏引此注謂素裳
者泛白屨為正以屨泛裳色白屨白為皆施于皮弁
故也余謂士冠禮素積白屨屬皮弁黧屨屬爵弁鄭
既以皮弁為白以韋弁為韪則赤白不同烏得以皮
弁之屨為韋弁之屨况據賈謂鄭因白當配素裳故
以為素裳而左傳司服及此經俱無白屨之文鄭又
何所據以為白屨且以素裳配之 又案周禮天官
序官注以饗為割烹煎和之祿據下經饗飪一牢腥

二年是饗當兼飪與腥言割者腥也亨煎和飪也是周禮注固正訓耳此注又為之說曰牲殺曰饗則止有腥而無飪踈矣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

疑義註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疏下皮弁迎大夫是受之

用皮弁為尊服明此朝服早于皮弁是示不受言示不受終受之也

廷華案玉蒞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故鄭賈謂朝

服早于皮弁然必朝服以示不受又易皮弁以示受

聖人制禮斷無如此曲折繁瑣之理要知此禮辭不

過上介傳命賓與卿未相見也故不過朝服至下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夫則相見聽命當尊服故易皮弁豈受與不受之謂注說牽紐不足信

有司入陳

訂義教氏曰賓辭而許乃陳

疑義注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疏上直云致館即館不辨廟與正客館之

名下云揖入及廟明陳之于廟也曾子問孔子文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即卿大夫士之廟一也孔子

又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者若朝聘使少則皆

于正客館若使多則又在大夫廟多少不定而言之也按大行人及掌客積與饗饋各別此注以饗饋為

陳其積者對文饗饋與積對散文總是委積故云積

廷華案廟中無留宿寢宿之理况據疏所引曾子問

禮記卷之三十一 聘禮

禮記卷之三十一 聘禮

本有公館私館之不同且據孔子以公所為公館是所謂公事也若私館在卿大夫之家則私事耳下記云卿館于大夫云云蓋記人只就私館一邊言且所謂士館于工商亦似非主君待聘使之理不可以之為據此注又因下廟門為卿大夫家之廟門則不過受饗餼于此以重其事非遂館于卿大夫之廟也又案大行人及掌客等言饗餼與積其辨甚明此注以饗餼為積悞不當以對文散之說曲為之解

饗

訂義註謂饗與腥

疏上言總饗餼五牢下陳有三處此饗下云饗二牢腥二牢故知饗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別饗腥二者以其同是死列之于鼎也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

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鼈腳臠臠

蓋陪牛羊豕

脚音香牛臠也臠許云反羊臠也臠許堯反豕臠也

訂義注陪鼎三牲臠

火各反

脚臠臠陪之庶羞加也當

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

唯燂音借者有膚此饗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

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

者宗廟則麗牲焉以處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疏公食大夫庶羞也以非正饗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正鼎九雖大判而言其云于階前則階東稍遠故

陪鼎猶當內廉而辟堂塗堂塗之內也膚是承肉腸胃是腹內之物而在肉前者以其腸胃出于牛羊故在膚前列之也唯燂者有膚者君子不食罔腓犬豕曰罔罔然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且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縱豕以四解而無膚故既夕大遣奠少牢無膚以比豚解故也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陳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設殮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直言西九東七不言次陳位殮是小禮輕之故也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此雖無正文以義言之葬碑取縣繩緯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又須久長用石為之理勝于木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桓楹宮廟兩楹之柱是葬用木之驗也廷華案辟堂塗者以大夫將升也此東西當各為二列飪鼎在西階稍東為一列陪鼎又在其東為一列腥二牢亦東西各一列皆並也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作階前西南陳如飪

昭文張金五官寫定續經解

鼎二列

訂義注有腥者所以優賓也

疑義疏下文士四人皆饌太牢無腥是不優之也

廷華案賓介厚薄禮固有分不但有腥無腥也優賓

說本是疏謂士介無腥為不優之竟成夸伯矣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醯醢

屈非音九菹莊居反醢他感反注今文並皆為併

訂義注戶室戶也東上變乎親食賓也醢醢汁也疏

謂其東上醢醢醢醢西昌本昌本西麋鷩麋鷩西菁

菹菁菹北鹿鷩鹿鷩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

菹按兩葵菹當改菹菹 按周禮天官醢人朝事之豆

有八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菹庶藟菹菹藟

菹義注屈猶錯也疏經直云韭菹醢醢屈知此昌本

以下八豆者按公食下大夫六豆韭菹醢醢昌本麋

藟菁菹庶藟又云上大夫八豆鄭注加葵菹蜩醢以

充八豆若然按朝食八豆菁菹庶藟下仍有菹菹藟

藟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蜩醢者按少牢正祭用韭菹

醢醢葵菹蜩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賓上大

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公食大夫

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荐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云東上是變也此經菹醢不自相當皆交錯陳之故
云錯也

廷華案醢人注以醢為肉汁又以作醢與藟者先膊
乾其肉莖之雜以梁麴乃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

日而成則是醬之類耳非汁也此注以醢為汁與彼

注同姑存之以待攷 又案疏醢醢東上等說蓋謂

醢醢昌本麋藟菁菹四豆由東及西為南一列庶藟

葵菹蜩醢韭菹自西及東為北一列是所謂屈也雖

昌本與蜩醢並麋藟與葵菹並菁菹與庶藟並菹醢

亦交錯陳之而經止言屈則所重在屈不必增入錯

字且屈與錯截然不同不當混而一之也至經言韭菹醢醢蓋朝事八豆之二疏因以朝事之豆言蓋饗本朝事其理亦合至舍朝事之菹菹麇麇而取饋食之葵菹蝸醢以足其數據謂少牢正祭用韭菹醢醢葵菹蝸醢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不知少牢四豆此八豆焉得以少牢比蓋賈本以鄭說為主公食六豆本與醢人朝事之豆此六者相符至上大夫八豆鄭注則以為加葵菹蝸醢蓋即疏兼朝事饋食之說也然既以為朝事八豆則八豆皆當如朝事不必易菹菹麇麇為葵菹蝸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且少牢四豆兼朝事饋食之豆特牲二豆僅用朝事之豆經有明文注以為豐大夫猶是望經以為之說也若此及公食禮兩經俱無葵菹蝸醢說蓋少牢本儉故可即兼豆以見豐若此及公食禮禮已極豐不必見豐于二豆也况經無明文而強為之說宜其舛耳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訂義注黍在北疏繼者繼八豆以西陳之次第與八豆同八豆言屈八簋言錯者以八豆之宜各別直次第屈陳之則得相變八簋唯有黍稷二種間雜錯陳

之使當行黍稷間錯不得並陳設亦相變故下注凡
饌屈錯要相變是也廷華案錯者東一行北黍南稷
二行北稷南黍三行北黍南稷四行北稷南黍相間
錯陳與屈不同按流云雖屈陳之亦間
雜錯陳經無此義刪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訂義注鉶羹器也廷華案北列牛羊豕自東而西南
列牛羊豕自西而東屈也但牛豕東西四鉶相錯羊
與羊並又不可謂之錯故經無屈錯之文也

疑義疏此不言紿屈錯者紿文自具故不言之也按
此文上下紿屈錯似各別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衣于房中南領西上紿注云紿猶屈又似不別云紿
屈二者下手陳之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紿者直屈
陳之不為句陳訖則相似故注士喪禮云紿猶屈言
錯者間雜而陳之與紿屈同或句屈陳而錯此文是
也或紿陳如錯公食大夫是也故公食大夫云宰夫
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
稷錯以終南陳是其直紿錯之也

廷華案屈曲也對直言八豆自東至西一列陳之則
曰直今菹醢兩兩相並作二列一列自東而西一列
自西而東有曲義故曰屈此疏句屈亦曲也曲之中

菹醢間設雖亦可謂之錯而屈之本義則止有曲義
無錯義也鄭舍曲言錯未免支離至八簋所謂錯據
公食大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
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蓋醬在席中豆在醬東俎
在豆南西上牛俎在西黍當牛俎蓋在牛俎之西稷
又在黍西錯者稷西又有黍也曰以終南陳者北稷
則南黍北黍則南稷先北而後南兩西相並所謂二
以並者相錯而並也與上疏八豆之設同至六鉶蓋
牛羊豕之羹重設之故六據公食大夫設鉶四于豆
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彼豆在醬東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南有俎俎西有簋則豆西俎北之地空四鉶設焉豆
之西即簋之北也此經無俎故只以繼豆言之又彼
四鉶二牛一羊一豕曰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以東
牛者牛鉶在東西直第一豆羊在牛西豕在羊南又
牛在豕東四鉶作四隅陳列其東則兩牛鉶西則羊
豕二鉶也此經六鉶牛羊豕各二曰牛以西羊豕牛
以東羊豕者以公食四隅準之其東又有羊豕二鉶
蓋二羊鉶南北相並居中東西各有牛羊二鉶豕俱
在南與上菹醢黍稷相錯不同又此牛羊豕自東而
西為南一列又自西而東為北一列所謂屈也故兩

經俱不言錯上八簋疏相變之說既支離不可解此
疏又添入絳字謂此經雖不言絳屈錯而絳文自具
要之精只有屈義無錯義也此疏之言絳也既曰直
又曰屈合而言之曰直屈陳之已不可解至云下手
陳之少異又云陳訖少異又云或絳陳如錯此俱不
敢遽以絳為錯而妄為牽合故其辭勉强如此也况
公食大夫亦第曰錯乃以其為直絳錯之尤謬
兩簋繼之梁在北

訂義注簋不次簋者梁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

九疏豆及簋皆耦兩目相對而陳之屈錯不相對者款使陳設者其要款各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銅絳者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及豕二者相變羊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太牢牛羊豕不耦故牛羊豕不得變也

廷華案此止兩簋南北陳之無屈錯及相變相對之
可言疏牽上經言之無謂甚矣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疑義注壺酒尊也蓋稻酒梁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

為味也疏下夫人殊禮醜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

夫人殊禮同又不各三壺者若三者各三壺則九壺不合八數止有稻梁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鄭知不

直有稻黍而為稻梁者稻梁是加相對之物故為稻梁也疏此陳饗堂上及東西

夾簋有二十簋六上文設殮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

對則簋十四簋四按掌客設殮公侯伯子男簋同十

儀禮卷之二十一 聘禮

論經堂

二公簋十伯簋八子男簋六又皆陳饗餼其死牢如
殮之陳如何此殮之簋數及饗餼簋數皆多于君者
彼君禮自上下為差此臣禮不可相並也又此饗餼
于賓醢醢百甕米百筥周禮上公饗筥百二十侯伯
饗筥百子男饗筥八十子男少于此卿大夫禮禮或
損之而益此其類也

按詳
掌客

廷華案此第言壺下夫人踈禮則曰醜黍清注疏以
醜為稻以清為梁此注乃第以為稻梁據疏因黍稻
梁三酒不能分而為八又謂稻梁是加相對之物故
知為稻梁其所謂加蓋即上兩簋注稻梁加之義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教氏曰八壺稻黍各二壺稻北黍次之南梁四又次
之謂如設筥米之例此皆本夫人踈禮之文而以意
為增損究亦俱無可據者也或謂此八壺自當以夫
人踈禮為準但酒三而壺八增減俱窮莫若就稻黍
梁求之據詩緝黍有二種黏者為黍不黏為秫秫即
月令所謂乃命大酋稻秫必齊者也則秫固酒材夫
人三酒中寔則四種也此四酒各二為八其陳設則
如筥米例黍二壺在北稻梁各二壺以次而南秫二
壺又在南彼疏黍稷為正而稻梁居其間也但下夫
人踈禮六壺即周禮酒正所謂后致飲于賓者此則

君之禮酒酒正掌賓客之禮酒是也酒正有四飲三酒之別鄭以后所致之飲混入禮酒悞也或以三酒曰事酒曰昔酒曰清酒又據禮運澄酒在下注以澄為沈齊蓋酒正五齊之一也彼俱曰在下則沈齊雖為祭其實在下與三酒同用八壺中當是三酒各兩壺又沈齊兩壺而沈齊則在上也據下記賜饗筮尸蓋祭而後食沈齊特以供其祭也諸家俱夫人致飲之禮申說宜其未當耳以經無明文並以疑存之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疑義注東陳在北墉下統于豆疏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醯醢又其東昌本南麋鷩麋鷩西菁菹又西鹿鷩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兩簋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復與前同也

廷華案注謂壺在北墉下非也堂上之饌西陳者壺在兩簋之西北上南陳此南陳者壺當在兩簋之南西上東陳六壺經無明文以稻黍梁三者計之則稻為上黍次之梁又次之也又案堂上之饌東上西陳二以並韭菹其南醯醢約彼疏說則南一列醯醢昌

本麋藟菁菹四豆由東以及西北一列鹿藟葵菹蝸
醢韭菹四豆由西以及東則所謂二以並者南北相
並也此西夾之饌北上南陳以上經準之則二以並
者當東西相並東一列則醢醢最北其南昌本又南
麋藟自北而南西一列則菁菹最南其北鹿藟又北
韭菹自南而北東西相並即兩經所謂屈也注因經
東字遂誤以為東陳賈疏因之所謂昌本者既訛南
以為東所謂菁菹鹿藟者又訛北而為西于經文南
陳說槩置不問不亦惑乎

饌于東方亦如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注東方東夾室

西北上

訂義注亦韭菹其東醢醢也

疏見雖東夾亦與西夾同也西北上者則于東

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醢醢次昌本次南麋藟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藟亦屈也

上西夾

饌六豆直言北上不云西北上此東夾獨言西北上者以其西夾言北上其東醢醢是西北上可知此東夾若不言西北上恐東夾送東壁南陳以東北為上其西有醢醢與西夾相對陳故云西北上也

壺東上西陳

疑義注亦在北墉下統于豆

按詳上

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

訂義注夾碑在鼎之中央也疏既夕饗三醢醢屑鄭

注云饗瓦器其容亦蓋一敵旒人云簋宴一敵又云

豆宴三而成敵四升曰豆則饗與簋同受斗二升也

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在門內壺君尊瓦甒注云壺

大一石瓦甒五斗即此壺大一石也夾碑在鼎之中

央者上陳鼎云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

碑南陳下腥鼎亦如之此言夾碑自然在鼎之中央

可知廷華案碑在中庭上陳鼎腥鼎東面北上上當

碑南陳腥鼎亦如之是鼎在碑南也此經信夾碑十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以為列醢在東是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之東醢五
十饗作五行在碑之西十饗為列曰夾碑是十饗半
在碑南半在碑北

疑義注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疏醢是醢穀為

消散故曰陽醢是醢肉為之在人沉重故曰陰大宗

伯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注云天產六生之屬地

產九穀之屬以六牲為陽九穀為陰郊特牲云鼎俎

所對六牲動物行蟲也故九穀為陰郊特牲云鼎俎

奇而豆為陽陰陽之義也又以豆醢醢等為陰鼎

故為陽豆穀物故為陰也有司徹注又以庶羞為
陽內羞為陰者亦羞中自相對內羞雖有糝食其肉
物中有糝餌粉養食物故
為陰庶羞肉物故為陽也
廷華案經言醢醢醢在前醢在後故陳設之位亦醢

在東醢在西若以穀陽肉陰為東西之義其說未確
據周禮醢人云王舉其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
三鬻寔之是齊菹鬻俱醢也彼注謂作醢及鬻者以
乾肉莖之雜以梁麴漬以美酒是醢固有梁麴及酒
也烏得第以醢為肉又醢人云掌共五齊七菹凡醢
物五齊中有脾折蜃豚麋鹿為菹等烏得第以醢為
穀要知鄭注以臆說牽合者多如疏所引大宗伯乃
有司徹注以見其槩且即如彼注以穀為陰以牲為
陽與此注已不相符疏謂各有所對其說尤為支離
至郊特牲所謂陰陽之道蓋因奇偶之義推之並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肉物穀物等義况陰陽之說又并與此注相左即若
庶羞為正羞內羞為加羞故有司徹有左右之分鄭
亦以陰陽言之其謬與此注等至消散沉重之說其
謬又不足論矣

籩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洋豕豕西牛羊豕

訂義注籩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東之寢右亦居其

左疏右手牽之者曲禮致馬效羊者右牽之以不噬
豕人用右手便也言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也豕東

之寢右亦居其左者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卧其右
亦人居其左按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東

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用右畔故寢左尚
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注寢

右者當升畔也變吉疏陳者先以熟為主是以先陳
故與此生人同也

饗饗下陳熟物繼之故六豆以下相次此籩是生物
其下次陳芻薪米禾之類相繼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
稷四行筥居召反行戶即反下同

訂義注庭宣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

為列據疏則上有北二字列當醴醴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

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疏上文公立于中庭宰受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知北上東

西為行者以經云北上黍稻梁皆兩行稷四行若南北縱陳止得言東西不汚言北上何者以黍梁稻及稷

每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橫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為上

者稻梁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以見上下而稻梁居其間亦相變者即上稷屈錯之義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鼎上當其碑南而陳之醴醴夾碑在鼎中央而南鄉陳之今米百筥在醴醴之南南北之中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五籩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籩劉色

音速注讀若不教之數今文籩或為適劉音余說文大溝反

訂義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籩數名也秉有

五籩二十四斛也疏上文註一牢腥二牢是三死牢故米禾皆三十牢并下禾三十車

是亦視死牢也下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籩為八斛總二十四斛

禾三十車車三耗設于門西西陳耗丁故反四百秉為耗字林疾加反

訂義注耗數名也三耗千二百秉疏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

曰耗四百秉為一耗三四十二為千二百秉

薪芻倍禾

訂義注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送米芻送禾四者之

車皆陳北

駟駟薪可以炊爨故送米陳之芻可以食

恐並送禾陳之故也北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

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尔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訂義注大夫使者卿也疏不答拜者亦以為君使不

敢當故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訂義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于門

內謙也

疏下大夫奉帛入明此賓揖入時使者止執幣可知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

賓與使者敬故賓在門內謙也云門內即寧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

而俟于寧下是也

疑義注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祖廟諸侯行舍

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

疏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記

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不館于數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差之諸侯無正文鄭注

舍于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者謂卿舍于大夫也若無孤之國諸侯舍于卿廟也

廷華案天子適諸侯只有巡狩若舍其祖廟語僅見

于禮運先儒以其為子游門人所記其大同小康說
非夫子之言則其說不盡為古法可知以理論之廟
不可為舍天子非巡狩不當遷諸侯若巡狩則在路
有帷宮至方岳則有司儀之宮何必舍于諸侯之廟
則曾子問所謂公館本為舍賓而設何必舍大夫之
家而况于廟此經廟門當有錯悞以理正之可也曲
為之說則謬矣餘詳或云此非舍于廟蓋受于所舍
之廟以示鄭重之義或然

大夫奉束帛

訂義注執其所以將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入三揖皆行

訂義註皆猶並也使者尊不敢後主人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筭注古文

訂義注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

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升亦道賓之義也按注疏升

許字並

疑義注使者尊主人三讓則升矣今使者三讓則主

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

疏客三辭主人乃升是三讓三辭成也今賓三讓大
夫即升三辭則不成三也使者尊主人三讓乃升
者即此經主人讓大夫先升是也四讓者經雖言讓
大夫先升大夫之讓不明故鄭君兩言之但使尊終

先升若主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一讓則主人
四讓使者乃升故鄭復言此也周禮司儀云諸公之
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饗餼如
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
從者周禮則舉其大率而言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
事現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
三讓故不從古文也公雖尊亦三讓乃升不可以不
下主人也者此據公為主人亦有讓三故上行聘時
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亦是公讓先升故成
三讓是以聘義云三讓而後升公尊必三讓者不下
賓客主人
之義故也

廷華案先升有二義賓之先升為尊賓主之先升為
道賓讓則主于尊賓故彼此交讓也至讓之不得主
人乃先升導之此讓大夫先升是一讓而大夫即升
故不言三讓注謂不成三故不言三其說是矣以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則若推廣三讓之義者然據其言曰今使者三讓則
竟以此經使者為三讓矣其于不成三之說不自背
之即疏又以今賓三讓明不成三之義不幾憤憤乎
乃不但言三讓又增一讓為四讓則與不成三之說
愈遠矣至所謂公雖尊亦三讓乃升者據注自明之
曰不可以不下主人則以公為賓也夫公于卿大夫
不為賓惟往隣國乃為賓時賓主相敬尊則俱尊不
得獨謂之公尊據疏謂指上行聘時言是公固主人
何不可下主之有者疏云此中古文此中字既不可
解又云周禮舉其大槩儀禮屈曲行事不知司儀曰

三讓可謂細別矣何得謂之大率此經獨言讓亦未嘗見其屈曲也至云不下賓客主人之義其謬又不必言矣

賓逆升堂北面聽命

訂義注北面于階上也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疑義注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

君之禮也 疏賓拜大夫以束帛同致饗餼五牢又陳豆壺車米之等今賓拜饗三牢及庭寔又

拜餼二牢及門外米禾殊拜之者敬主君以重禮也

廷華案此總拜饗餼耳注以為殊拜是不可解下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饗與餼皆再拜稽首則誠殊拜矣此則未見其殊也

大夫辭升成拜

疑義注尊賓

廷華案辭而升升而成拜君臣之禮皆然以為尊賓

非也

受幣堂中西北面

訂義注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

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

訂義注老家臣也賓出迎敬備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逆升堂

聘禮

語堂

訂義注賓先升殿也皆北面疏前大夫奉君命賅饗故先升一等今賓私饋使若無君命體數故賓先升在館如主人之儀故也知皆北面者以其體數又下始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明此北面可知

庭寔設馬乘

訂義注乘四馬也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疑義注止不降使之餘尊

廷華案上入門時大夫止而執幣賓不陪止而先入

此賓降堂受幣大夫亦不陪降其義一也注以為使

之餘尊不知上賓先升一等已為體數尚何餘尊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

訂義注不言致命非君命也

大夫對北面當楫再拜稽首

訂義注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

疏體當行頓首今稽首為拜君

之拜尊君客故也賓致幣大夫對當有辭又不具也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疑義注賓北面授尊君之使

疏和賓不南面並授者凡數體授受之義授由

其右受由其左今尊君之使是以大夫南面賓北面故知賓北面授幣

廷華案經止言受幣南面而不言授者面位故注以

為北面授為尊君之使也夫君使固當尊然知上文
賓先升注以為敷體之禮則何獨授幣而以為尊君
使且據下經君使卿還玉既為君使加以君之重器
若以此注準之其為北面無疑矣乃經言南面受注
又以為並受則此經賓亦南面並受可知不必曲為
之說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

訂義注出廟門送者亦訝受之

疏上賓受禮時云賓降執左馬以出上介

受賓幣送者訝受馬此亦送者訝受馬故云也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首

訂義注拜謝主君之恩惠也周禮凡賓客之治今訝

聽之此拜亦皮弁服

疏引周禮者欲見賓客發館至朝來往皆掌訝前驅為之導知

皮弁者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服也

疑義注拜于大門外

疏知者以其直言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故知拜于大門外若

然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矣

廷華案外朝諸侯外朝當在雉門之外大門之內拜
亦拜于其地耳大門外人民往來不當為設朝之地
也注疏俱未的

上介饗餼三牢註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訂義注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疏無鮮魚鮮腊

對上賓七昂有鮮魚鮮腊也

疑義疏下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彼云卿即此賓也大夫即此上介也士即此眾介也故知異館必異館者所陳饗餼後無所容故也

廷華案上展幣于賈人之館則賓主異館可知若下記卿館于大夫諸說特以賓多公館不足容故暫假之若平日固自有公館不足為異館之証也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訂義注六者賓西夾之數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西夾亦如之筮及壘如上賓

訂義注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是

客介也按客介謂上賓之介

饌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寔與陳如上賓

訂義注凡凡飪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

疑義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廷華案上賓皮弁受此介韋弁可知皮弁即韋弁耳

純如賓之說未見其確

饋之兩馬束錦

訂義疏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饋禮如卿使者受
賓饋禮同不言如上大夫者省文也

士介四人皆饋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訂義注牢米不入門略之也

疏上賓與上介米陳碑南饋陳門內此門外故

云略米六十為列北上

廷華案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
養饋注云十則殮少牢養饋大牢此士介只言饋而
無養則兩經不符且只言牢米不言其他其殺不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太甚或文首耳

疑義注米設當門牢在其南西上

疏此直言門外不曰東西明當門北

上與賓同牢在其南西上者士介賤不得入門且賓與上介門東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米三十車易六十車皆統門為此饋本非門外東西之物制不在門東西宜當門陳之云牢在其南西上知如此設之者以其賓上介饋在米南門西東上明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為異耳

廷華案上介養饋陳設皆云如賓故賈謂米陳碑南

饋陳門內其說是也此士介饋米皆在門外以賓準

之則饋當門外之西北面米則門外東西各半也當

門之說與理勢不合在南西上亦無所依據又案

米視死牢賓飪一牢腥二牢故米三十車薪易倍之

六十車也若上介言米禾視死牢十車薪芻倍禾上
介飪一牢腥一牢則第有二死牢禾應二十車薪芻
應四十車實槩謂之三十六十謬矣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訂義注執紉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
介西面拜迎疏此就太牢之中取以致籩宿與上介
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米禾此士直有生籩則無
薪芻米禾矣

士介朝服北面百拜稽首受

疑義注受于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授送者

疏曰宰後適宰夫右受者以牢東北面拜明
在宰夫東南送牢後至宰夫之右受取牛便

故也必知右受者前君使士受私覲之馬適其右受
知此亦在右受也若然士受私覲由前此由後與受
馬不同者牛擾馴與馬右異故得送其後適宰夫右
取便也由宰夫後受牛遂由宰夫之前授送者亦取
也便

廷華案注說亦無大謬但牢在米南西上本鄭以意
言之非定說也此注必牽入牢字牢東牢後徒見支
離疏為申之俱不足責至云士受私覲由前此由後
云云則不可解矣據上私覲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
後適其太此第以為由前是誣經也至此注所謂後
者謂送牢後適宰夫之右其所謂牢蓋指羊豕之在

米南面上者言之賈以此為由後且對受馬者自前
言則竟以宰為牛矣且謂牛擾馴與馬異故得送其
後適宰夫右取之則并受馬受牛之法尚未分曉
無償

訂義注既受拜送之矣明日眾介亦各如其受之服
送賓拜于朝疏言無償者決上賓與上介皆有償士
介賤故略之

賓朝服問卿

訂義注不少并別于主君卿每國三人疏此問主國
卿之事其二國下大夫曾使向己國者乃得幣問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與卿異

卿受于祖廟

訂義注重賓禮也疏卿受隣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
者以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
故下記云大夫不敢辭

疑義注祖王父也疏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太祖廟
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公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太
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祖廟以其天子受于文王廟
諸侯受于太祖廟大夫下君則受于王父廟

廷華案七廟五廟三廟等說王制祭法詳矣然祭法

月祭享嘗之說既與宗廟四時之祭不合至云去憚
為鬼其說荒誕非聖人之言王制雖漢博士作其說
較近賈疏曾祖王父說蓋本祭法三廟言之不知經
明言祖廟是太祖之廟也祭法天子諸侯乃有祖考
廟蓋指太祖言王父曾祖雖曰祖祭法則謂之王考
廟皇考廟無祖廟之名惟太祖則稱祖廟王制大夫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即此經所謂祖
廟耳賈別子非別子之說雖本大傳而說多不符至
太祖曾祖之意牽紐不必辨也其天子受于文王廟
之說士冠禮辨之已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下大夫擯

疑義注無上擯者既接于君所急見之

疏主君擯者三人并有士

擯賓又設介今直云大夫擯無士擯者設擯介多者不敢質示行事有漸但聘享時卿以與賓相接故急見之不

見之

廷華案教氏曰此公事公重之故使下大夫擯是特

禮也無士介也注以急見言之其說曲而未當夫使
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以廢之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
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

訂義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宇也廷華案大夫

即卿也朝服如賓服也外門賓先入廟門大夫先入者以下河請命也

疑義疏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豎墻墻皆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宁門屋宁也知侯于宁者下賓入三揖皆行鄭注云賓與卿並以卿侯于宁故得並行與卿三揖不侯于中庭下君也每廟有墻說詳上賓入

擯者請命

訂義注亦以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疏亦者聘時擯者送君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入几筵既出擯者出請此擯者亦送卿而首內然後出請

庭宴設四皮

訂義注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注古文曰三讓

訂義注皆猶並也疏亦是不成三故賓先升一等大夫送升堂故不三讓也

賓升一等大夫送升堂北向聽命

疑義注賓先升使者尊

大夫廷華案賓奉君命來故先升使者尊之說隔膜語也賓東面致命

儀禮卷之五

聘禮

語

訂義注致其君命

大夫降西階三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

訂義注于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備

訂義注不備賓辟君也疏上聘享訖君禮賓敵者曰

備卿不備賓辟國君也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

訂義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者儀質也見如疏此言

私面覲面並文其面為質散文面亦為覲故鄭司儀

注云私面亦覲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匹私面鄭亦是也

賓奉幣庭寔送

訂義注庭寔四馬流以其言亦覲幣故知四馬也

入門右大夫辭

訂義注大夫于賓入自階下辭迎之疏知階下辭者

故廷華案辭辭其入門右也此上當有大夫迎賓節

文不具耳

賓遂左

訂義注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

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于客然

後客復就西階

庭寔設揖讓如初

疑義注大夫至庭中庭並行疏賓初入門右大夫階

夫至庭中迎賓大夫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面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在中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

廷華案大夫無不迎賓之理亦無迎賓于中庭之理

上注謂大夫在階下猶可言也此注乃謂大夫至庭

中疏又謂大夫不出門是遵行禮即况據上請事注

曰俟于寧曰不俟于庭者辟君也上節謂于階下

辭之則又于君矣此謂庭中迎則亦擬于君矣是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但于理一符于已記亦不合也至士冠禮及此經

注言入門二揖不過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無

中庭揖之說是亦賈之臆說上注曰旋疏曰迴旋竭

力牽合徒其見苦要知如初者如覲時入三揖皆行

至于階讓升等不當舍此而曲為之說也

大夫升一等賓送之

訂義注大夫先升道負

大夫西面賓称面

訂義注於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大夫對北面當楫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

訂義注受幣楹間敵也

疏受幣楹間敵也者九授之義在西楹之間者皆是體敵

故昏禮受于兩楹之間南面注南面並授也謂賓主南面並而授是以田礼云卿與客並然後受注云于

堂上則俱南面體也者並授此常禮也

疑義注賓亦振幣進北面授

疏知北面授者以大夫南面退西面立明賓不

得南面又下文賓當楹再拜明北面授因拜可知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

云大夫南面賓北面受雖是體敵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饗饋擯使者于楹間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

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見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云君行一臣行二又

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觀公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

者皆非數注故就文解之

廷華案上十八饗饋饋大夫受幣南面注造為賓北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授之說以尊君之使余辨之已詳然彼大夫寔君

之使理尚可原若此經則賓為聘使大夫為主國之

大夫賓即尊大夫當不如大夫尊賓之甚使賓北面

授大夫大夫斷不肯南面受之注疏所引昏禮是皆

敵者並授之証也何獨于此而疑之據疏說曰大夫

退西面立以知賓不南面又曰下文賓當楹拜故

知北面授因拜不知大夫退西面與賓之南面何碍

即北面拜又何妨而南受况下只言當楹拜無北面

之文耶豈蓋明知身大夫之說不可通故為此傳會

之說非確論也

賓當楫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擯者出請事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
按經言上介又言介者介即上介上

介自奉幣如上賓問也

訂義注特面者異于王君士介不送而入也君尊衆

介始覲不自別也上須則衆介皆送之
疏介初覲主君時不敢自

尊別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今私面于隣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故云異于主君也士介不送而入

者對覲君時衆介送而入也上賓則衆介送之者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送可知廷華案或

以奉幣為上 疏此言上介私而隣國卿之事

皮二人贊

訂義注亦兩皮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入門右奠幣再拜

訂義注降也
疏主人是即一介是大夫故入門右不取目同賓客

大夫辭

訂義注于辭上介則出廷華案辭辭其入門右也

擯者反幣

訂義注出還于上介也疏皮出可知但文不具

庭宴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注今文曰入設

訂義注大夫亦先一等
疏上賓私面大夫升一等賓乃升此亦然

廷華案此入門左

介升大夫再拜受

訂義註亦于楹間南面而受疏楹上賓私面大夫受幣

間為教法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升送幣

訂義注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

擯者出請眾介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

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上幣說見上覲君賓當作介

疑義注賓亦為士介辭疏亦者亦士介私覲于主國君時故云亦也

廷華案上士介覲君還幣經言賓固辭余疑賓當作

介此賓字然此注謂賓為介辭不知賓無為士介

辭之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夫答再拜擯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

受擯老幣于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送之擯者出請事

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頌相息亮反

訂義注不頌言去廷華案士介終不入門左與覲君

同

擯者退大夫拜在

疑義注拜送也

廷華案上已言送外門外再拜矣此何必又拜送

且賓不頌後亦無拜送之理此當是至賓門拜其辱

耳注非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訂義注嘗使至己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疏

此問下大夫聘問之了亦不問至己國不至己國皆

幣及之其下大夫或作介或特行至己國者乃以幣

及之略于二卿故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訂義注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

介三介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也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

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二介也問下大夫還使上介是各于其爵易相尊敬者也

其面如賓面于口之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大夫若不見

訂義注有也疏有故或有之病或有衰悽廷華案此兼卿大夫

言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訂義注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

夫不拜代受之耳不啻主人禮也疏拜是致敬之事不可代人之拜直

受之而已不當以主人之禮拜之

二

聘禮

儀禮疑義卷二 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或射又矢各以

其受以

入

言

射

射







九十五系